

丰子恺先生写一笔糯米文字、画一笔糯米画,性情气韵,亦是一团糯米。丰先生回忆他的父亲,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

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

丰先生这一段文字,清汤一碗阳春面,不疾不徐,漫漫写尽一枚中国男人的良夜,有蟹的良夜。

等丰子恺弟弟长大一点,一家人,团团坐于月下,食蟹。

我们都学父亲,剥得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都积在蟹斗里,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吃,半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也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

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

借丰子恺的文字暖场完毕,写蟹宴。

一向对蟹宴不是很有兴致,庸厨们整顿出来的蟹宴,从头至尾,只得一个

蟹宴笔记

石磊

味道,蟹粉味,近年多了一个秃黄油味,食一席蟹宴,无非是蟹粉的各种盖浇作品,审美相当疲倦。食蟹本是风雅之事,至此就粗恶以及无趣极了。

施炜先生一个月之前跟我讲,试试我们的蟹宴。言下之意,本店作品,不至于落入窠臼。

晶浦会的蟹宴,大闸蟹之外,兼取梭子蟹、松叶蟹、帝王蟹和青蟹,五种名蟹共襄盛举,巧冶一炉,眼界和思路,骤然辽阔,施炜先生手舞足蹈,问我好不好玩。

darling,好玩的,这一夜,食到一席海棠铺绣、梨花飘雪的蟹宴,真有惊艳之叹息,一扫我对蟹宴的冷倦态度。

八道凉菜,极尽巧饌之思。

金橙红膏蟹糊,以当令的金橘,满盛舟山梭子蟹之蟹糊,金玉满堂,秋意浓稠。碟子于桌上缓缓转圈,金橘的香,芬芳飘过,雅不胜雅,让我深为着迷。木樨尽,金橘黄,四季之美,让人心软如麻。而蟹糊通常的溃散,亦得到了解决,小小一

一年将尽,三两只小松鼠在林间来来回回地拨拉着地上的叶子寻觅着什么,它们是在收藏落在树叶中的松果。严寒将至,就连这小生灵也开始存贮起食物来了。此刻,突然间有了些许的感动。

银杏暖秋冬

刘文方

每到秋末冬初的日子,我总会赶赴几十里以外的小顶山,去看望那棵个人搂抱不住的千年银杏树。或者是去到邻乡镇店村和大寺看那两对古老的银杏树。夕阳中,满地厚厚的银杏叶上洒满了一层红晕,每一片叶子像辟辟的小太阳,透出一阵阵温暖来,让人想起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梵·高画中朵朵朝阳盛开的向日葵,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想起了三毛的一句话:“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不知道在她心中,究竟要成为哪一种树。在我看来,尤其是一瞬间被这金黄的银杏叶震撼以后,我想如果要成为一棵树,一定就做银杏。

有人说,一棵自然生长的雌性银杏,从生长到结果,需要二十年以上。据说五百年以上的老银杏树亦能正常结出果实来。或许正是这份从容淡定吧,银杏的寿命竟然有三千年以上的记录。

银杏叶是一种特别的树叶,柔软,细腻,有着细细的长条纹,每片树叶上有着八九条柔嫩的褶皱。雌性银杏树叶质地比较薄,叶子落得也比较早,树叶上半部分中间有个小小的豁口。雄叶子质地稍厚实些,叶子上半部一般无豁口,色彩更为明媚鲜亮,叶子落得也比较晚。

细细看来,一片片银杏叶犹如打开的折扇。又到一年银杏叶变黄飘落的日子,总想趁一个有阳光的午后,或者是晚霞满天的傍晚去看一看。

立冬过后,像一个人迈入了老年。银杏暖秋冬,面对人生之冬,何不像银杏那样老得更从容,优雅,淡然些呢?

口之闷,无限馥郁美味。

蟹粉豆花配黑醋鱼籽,以自制的豆浆压的豆花配以蟹粉,有日本料理中胡麻豆腐的清甜以及入口即化,而蟹粉与黑醋鱼籽的勾肩搭背,完成一曲娟娟细歌。加之大口香槟杀到,酣畅淋漓,满足之至。施先生讲,灵感来自鸡汤豆花。

蟹肉沙鳗鱼饭,融潮州鱼饭与日本人的押寿司于一体,口感密切,沙鳗与蟹肉,一清一浑,相得益彰,亦与前面两款轻盈之作,跳开饕餮距离,布局十分懂经。

蟹粉姜醋松花蛋,亦是一碟功夫巧饌,完美贡献清凉软滑口感。八个凉碟子,八种口感滋味纷呈,实在是今年里,见识过的,最佳凉菜阵容,满分之作。

跟着是两道汤品,一清一浓,一弛一张。清汤是冬瓜、帝王蟹肉、西施舌汤,粉淡衣襟,落落满怀,食一个鲜甜嫩脆不已。浓汤是大闸蟹拆肉、蟹汤、焗鱼翅,浅浅一盞,真如马嘶人起,浓到化不开。施先生在我左肩,讲,汤底是用了110枚大闸蟹的蟹壳吊的,当然不同凡响。

蟹宴的汤,其实是至难的,蟹是奇鲜之物,汤要如何整顿,才能不寡薄?我家里,自幼白粥,从来不带汤,都是薄薄白粥,就是别扭。母亲认为,蟹季里,新米当时,食蟹过后,一碗烫粥,于小孩子,最是祛寒。今夜的两道蟹汤,真真宽阔了我的食趣。

热菜上桌之前,我请教今晚伴蟹的醋,特选的意大利黑醋,来自意大利Modena产区的Giusti家族的醋品,1604年至今不衰,1926年为宫廷用

品。今晚的这款,是25年的陈物。据说,如此一款醋,陈化过程中,要经历七次转桶,从橡木桶、枫木桶到杜松子桶,等等,滴了一些在碟子里,拿手指蘸尝,醋味圆融凝润,酸甜正确,岁月消磨得毫无火气,美不胜收。我从小食蟹,都是在家里,从不去馆子里食大闸蟹,原因之一,是母亲看不上馆子里的姜醋,再好的蟹,没有得体的醋,终究不得其味,不食也罢了。

我们讲完醋,热菜迤迤而出。

25年雕皇清蒸松叶蟹,咸亨雕皇里,布了当归黄芪种种滋补药材,蟹香酒香药香,浓香馥郁,而松叶蟹之细腻,真是娇软可喜有姿色。这个碟子,是当晚唯一一个我一筷子不足,连食了两筷子的菜品。

帝王蟹拆肉、治蟹饼、配雪花牛肉,碟子里

近来在微信中看到,某个公众号在叙述张伯驹老先生,浏览至尾声突然大吃一惊!该文中配发的一幅老先生的作品,移花接木后,居然是他在1981年八十三岁高龄时\赐给我的佳作……

张伯驹先生(1898-1982),近代大收藏家、诗词学家、书画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小于先祖父三岁,却早先祖父十年仙逝。一生酷爱书画文物,生前捐赠给国家多件稀世珍宝,高风亮节,值得怀念。

他与先祖父相识多年,“文革”前的一些书信往返和他赠予先祖父的书画是荡然无存;但是七十年代起他与先祖父的书信和墨宝至今基本保存着。

伯驹公的生辰在元宵节前后。今年辛丑年是2月26日,明年壬寅年是2月15日,辛丑2月26日是元宵节,恰逢他的诞辰日123周年。在逝去的日子和未来的时辰,特别能引起感慨,不禁又动笔叙述往事……

去年岁末偶尔买到新书《春游琐谈》七册,近日又将新书翻阅在手,古朴的装帧,典雅的文字,油然而生对伯驹公深深的怀念;此书先祖原有伯驹公赠予的数本油印本。

《春游琐谈》是伯驹公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集众专家在讨论古书画时,有关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等话题撰写的文章。里面特地选了篇先祖父的文言文《蒋蕙卿之穷困》,伯驹公曾言:“阅读此文言文舒服之极!”

伯驹公和先祖父熟识,爱屋及

乌,吾也得以有公公的墨宝;他自做诗题于画上。

深为感怀的是老人家在得知我喜爱画画后,特作诗一首并画了兰花,落款“有慧小友”,从北京寄赠于我。画面雅静毫无烟火气,吃印四方,分别为“京兆、平复堂主、伯驹长寿、丛碧八十后印”,赋诗:“郑氏风流岂更论,清芬犹获楚骚魂。我看吾土金瓯满,不画无根画有根。”老人家的爱国情怀充盈着纸素,即使在“文革”浩劫后依旧如故,其风范真是高山仰止啊!他所赠予的兰花图,已成笔者的“镇宅之宝”。

张伯驹与袁克文

郑有慧

流岂更论,清芬犹获楚骚魂。我看吾土金瓯满,不画无根画有根。”老人家的爱国情怀充盈着纸素,即使在“文革”浩劫后依旧如故,其风范真是高山仰止啊!他所赠予的兰花图,已成笔者的“镇宅之宝”。

舍间还留存着他赠予先祖父的夫妇合作墨迹《梅竹图》,红梅昂首墨竹飘逸。另有溥杰书写的“饮食琐谈”横批,也是他老人家赠。横批内的法书,笔墨雅致,线条俊美安静,笔者一直悬挂在厅室壁上观赏。

先祖父二三十年代和袁克文的交往也值得一叙。袁克文(1890-1931)仅长祖父五岁,但是离世很早,终年四十二岁。他是袁世凯的子孙。袁氏子孙都以“克”字为名,最长者克定,克文行二,他的生母金氏,是韩国贵族。克文生有多子,其中三子是袁家骊科学家。

先祖母的兄长周梵生曾经在袁家担任西席。克文老人平时喜爱交友,包天笑、严独鹤、周瘦鹃、钱芥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刚刚好。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刚刚好。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刚刚好。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刚刚好。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刚刚好。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刚刚好。

尘、刘半农、尤半狂等诸公均是他的好友,并且喜好与人结金兰之交,如:网师园旧主人张今颠、书法家刘山农、著述家周南陔、周瘦鹃……瘦鹃公编辑《半月》杂志,克文老人写了许多作品供给他……

他多才多艺,又工书法,华瞻流利,别具妙姿,既能作擘窠书,又能作簪花格,有时也作画;曾画山水画赠刘山农,又画松梅赠陈巨来,还画红梅图赠予梅兰芳。先祖父的敝篋中也有他所绘红梅扇,一枝虬曲,着花繁密,甚为妩媚。他还喜作诗,最脍炙人口的要推:“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两句了,其意隐含袁世凯称帝之事!

他和先祖父二三十年代在报社交往颇多,特别是最后的四年,在上海和先祖父来往频繁。因此在七十年代初,先祖父用笔名陶拙庵,在香港著名文人高伯雨公的协助下,出版了小册子《辛丙秘苑——“皇二子”袁克文》著者袁寒云、陶拙庵。里面较翔实地记载了他的平素往事,有数万字。

以前先祖父一直保存着一九三二年前的《晶报》全套,他人如要了解当时资讯和许多人物包括袁克文,可以从《晶报》中爬梳出许多有关他人和袁克文的材料,可惜这份《晶报》在一九六六年已归无有之乡了。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一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这篇文字了吧。



倩影立花荫 (中国画) 庄艺岭画 陆康题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包含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陈伯吹先生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理念和儿童文学观。

陈伯吹文学奖四十周年到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我想起在陈伯老七十五岁那年我们同登泰山。那是在1980年一个儿童文学界的重要会议,作为《文艺报》分管儿童文学的一名记者,能出席当时的“儿童文学峰会”,我激动中又掺杂着不少胆怯。我聆听,我记录,我观察,自然我也少不了思考。就是在那次泰山会议上结识了一批前辈,严文井、任大星、任溶溶、任大霖……他们的作品滋养过我的童年,我对他们充满感激和崇拜。陈伯老自然也位列其中,而且我知道他是与会者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我记得我们同登泰山的时候,主办方不太同意让陈伯老登顶,可他微笑着

默默地背后跟着我们。当我们一批年轻人高傲且快捷地抵达泰山天街之时,还没来得及欢呼胜利呢,年纪最大的陈伯老居然也抵达了终点!那一刻终生难忘:陈伯吹先生倚在泰山的青松下,让明媚的阳光灿烂地照射着,他留下与泰山的合影,也留下一个从容登山者的气度。

很快陈伯老拿出自己有限的存款,即他节俭一生的储蓄——我记得是近六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几近天文数字——创办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最初叫“儿童文学园丁奖”,用以褒奖上海乃至全国的儿童文学新人佳作。这个奖项创立于1981年,也就是登泰山之后。我曾获得过这个奖项,获奖的原因是刊发于上海《儿童时代》的一组儿童诗,奖金不多,大概是三百元,但难得的是陈伯吹老人亲自执笔写信致贺,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奖状

和陈伯老的奖励信我仍珍藏着,同时我也珍藏起一个文学前辈的殷切期待。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与老人家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每到上海,他那简朴而拥挤的小院我是必到的,我喜欢他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摇曳的白发和白发下无邪的微笑,喜欢听他讲述自己的儿童文学见解,更喜欢听他评点沪上新出现的儿童文学新秀。他的确像一棵古老的大榕树,荫庇着小花小草小树苗,更像一个慈爱的老爷爷,无条件地关爱着每一个晚辈。

现在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已经成为上海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牌,成为宝山的文化地标,这个奖项对陈伯老最初的初衷有很大的拓展,而且我几次聆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托和无形的文化遗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的:“陈伯吹,从1923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1997年驾鹤西行,对儿童文学,对上海,他一往情深,矢志不渝,他毕生都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守护着他心爱的儿童文学的事业,也只是因为战乱,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如今,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个高大的儿童文学泰斗的背影,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一股真诚的童真挚爱。”

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孩子们是永生的,一代一代的儿童会记住这句话“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会记住这个说话的人,以及被这个说话的人所激励的一代又一代为孩子们写作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家、画家和出版家。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注定永生!

他在生活的细节中,永远以蔼然仁和浑朴天真的姿态感动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他在生活的细节中,永远以蔼然仁和浑朴天真的姿态感动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他在生活的细节中,永远以蔼然仁和浑朴天真的姿态感动着我们,影响着我们。

十日谈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责编:刘芳